

师伏堂丛书

尚

書

大

傳

足

五

光緒丙申
師伏堂棊

序

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亡書不可亡天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先通伏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勑古文以汨今文蓋昉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尚書立學必自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已傳播衛賈馬許皆崇信五經異義所載古尚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旣行

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
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尚書旣亡濟南
之傳中絕賴有大傳歸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
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並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
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
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
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劄氏以詔後學書成乃
述其緣起並發其大旨如此歲在柔兆涓灘相月新建夏敬莊序

家變去而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劄氏以詔後學書成乃

自序 應麟與升之志合 禮志此大焉 歐夫斷門而曲臺 藝文聖

自暴秦燔坑經義堙燠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著竹帛禮
樂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家邈乎百
篇末由再覩斯文未喪一老慙遺箸錄本於秦官發藏先於孔壁
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
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張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畧志首列傳名漢
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
出入序事之畧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沛南之閎遠厥
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懿彼兩賢師法百禩而六藝撰定特爲注
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然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

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禍
經烈於秦火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
中畧撫缺殘侯官復增校訂揆之鄙見尚有譌漏乃重加補正爲
作疏證仿孔冲遠之例釋滯求通行鼂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
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仿佛拾遺訂墜有四難焉伏生
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與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尚
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
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
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
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將祛此大惑紹夫顓門而曲臺逸文塵珠

散失石渠議奏碎壁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西漢尚微言不字字而比傳江都之述繁露太傅之傳韓詩比於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皋謨之言貢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非真梓材謂命伯禽務在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文今將辨明體裁析解淆惑而譌謬沿襲或且強作調人推陷廓清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並著於史良以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候十八旣詆讐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毖緯推明禹疇

而河洛遺文無由鉤擿向歆異說亦魁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旣振
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胃臆鄭君旣注是書自宜恪遵勿失乃
詆歐陽爲蔽冒信衛賈爲雅材閒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
夫注禮易曰容爲曰睿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
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
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
樸園之攷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
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
年易彙三次旣竭鴛鈍粗得端緒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
閒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徵言具伏學之梗

尚書大傳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唐傳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堯典

辯章百姓百姓昭明

癸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第一曰云云又毛詩采菽正義史記五帝紀索隱後漢書注

引辯章百姓

疏證曰東觀漢記漢官解詁皆引辯章鄭注尚書云辯別也章明也亦從今文白虎通姓名篇曰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次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鄭以辯章為別明今文家解辯章百姓當如白虎通吹律定姓之說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

堯典正義禮書引作穀周禮司寤氏疏引作稷

疏證曰尚書作鳥而此云張者天官書曰張素即鳥之喙也穀
即禾禾即梁今之小米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
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穀禾皮也沘勝
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
或引作種稷者後世多誤認梁稷為一
物詳見程瑤田九穀攷劉寶楠釋穀

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

周禮司寤氏疏引作黍菽
堯典正義禮書引無菽字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杜預注曰去
春之夏故移也農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說
題辭又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
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陽謂春夏也大體謂多
黑也小變謂時之然也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崔實四
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沘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
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
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又曰種大豆率
人五畝大豆忌甲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
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樅黑時種畝五升

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

堯典正義周禮司
寤疏禮書引同

疏證曰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白虎通曰閭闔風至則種宿麥汜勝之書曰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麥早種穗強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

周禮司寤疏引多蓋藏二字堯典正義禮書無

疏證曰陳壽祺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双又二十引尚書考靈曜曰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為秋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鄭康成注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可以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書緯之言與伏生書傳同淮南子主術訓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案此即本大傳

秋昏虛中可以種麥

注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

要術

二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

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籍公家之常徭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尚書堯

典正義北堂書鈔路史後紀十一引小異

疏證曰大傳兩言民字引經必作敬授民時說苑雜言篇文與大傳考靈曜畧同引書曰敬授民時他如史記五帝紀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律厯食貨藝文志李尋王莽傳潛夫論愛日篇班祿篇中論國語韋注漢官儀孫叔敖碑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皆作民時段玉裁以為衛包改經作人時蓋淺人又依衛包所改經以改大傳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

也太平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又藝文類聚三又廣韻十八真引春出也下多萬物之出也玉燭寶典引傳物之動也作物方者動

春出也作春者出也出也者物之出故謂作故曰

疏證曰尸子曰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又曰東方為春春動也春
秋元命包曰春之猶言僣僣者喜樂之貌也又曰春含名蠢位
東方動蠢明達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此名以自明自達也
漢書律麻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
也物蠢生迺動運白虎通五行篇曰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又曰所以
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又曰春之為言僣僣動
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風俗通祀典篇曰春
者蠢也蠢蠢搖動也爾雅釋文引劉歆注曰角觸也物觸地
而出戴芒角也春與出雙聲召誥維丙午肫一作維丙午蠢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

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御覽二十一
時序部六注吁茶讀曰噓

舒事類賦又玉燭寶典引傳任方者作任方也者吁茶萬物而
養之外也作假也者吁茶萬物而養之注噓舒下多也字

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
假之仁也尸子曰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
莫不任興蕃植充盈樂之至也漢志曰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
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白虎通五行篇曰

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三禮義宗曰夏大也謂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案古南男任三字通左氏傳鄭伯男也亦作南禹貢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可證懷任猶懷妊也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

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人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秋收斂兒御覽

二十四時序部九玉燭寶典引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或曰鮮方者諄諄之方也諄諄者始入之貌始入則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也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收斂也作收斂之兒

疏證曰陳壽祺曰愁當如禮記作摯字之誤注秋字亦當作摯錫瑞案爾雅釋天曰秋為白藏又曰秋為收成又曰秋獵曰獮

注獮殺也順秋氣春秋元命苞曰秋愁也物愁而入也春秋繁露曰秋之為言猶湫湫者憂悲之狀又曰秋怒氣故殺漢志曰

秋難也物難斂乃成就白虎通曰秋之言愁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釋名曰秋者緝也緝迫萬物

使得時成也三禮義宗曰秋之言摯縮之意陰氣出地始殺萬物故以秋為節名以西方為鮮方者匡謬正俗曰西有先音攷

古韻西不與齊韻通詩小明我征徂西與明明上天叶班固西
都賦汧涌其西與涇渭之川叶樂府雁門太守行安陽亭西與
莫不欲傳叶此云鮮方義亦由諧聲出也鮮當如爾雅秋獵曰
獮之義古文尚書棗誓大傳作鮮誓史記魯世家云作盼誓徐
廣曰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獮也言於盼地誓衆因行獮田
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是鮮獮聲義皆近獮
有殺義故秋曰鮮方五行志云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
也傳云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鄭注鮮殺也玉燭寶典引訊作諄
者古者訊諄通用詩
訊予不顧訊一作諄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
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
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
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注吁荼氣出而温呼吸氣入而

寒温則生寒則殺也

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藝文類聚三記
纂淵海卷三節引又事類賦五玉燭寶典引

傳作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尸子曰北方為冬冬終也北方伏方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

一也漢志曰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白虎通五行篇曰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

也春秋繁露曰冬氣衰故藏

中春辯秩東作中夏辯秩南譌中秋辯秩西成中冬辯在朔易禮

馮相氏注賈公彥疏云據書傳而言史記五帝紀索隱亦引辯秩東作

便在伏物 史記五帝紀索隱

疏證曰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

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段玉裁曰作朔易者古文尚書作伏物者今文尚書也今本尚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

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

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曰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也此今文尚書說也侯康曰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絕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辯秩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况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為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錫瑞案二說皆屬偏見三家今文尚書傳本各異則大傳或亦有朔易伏物兩本賈公彥小司馬各據其一不必是此而非彼也大傳以北方為伏方則伏即是北不必定作朔字始與東西南三方相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為據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

周禮縫人注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疏證曰尚書正義引夏侯等昧谷為柳谷史記五帝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則史記亦當本作柳谷後人妄改之大傳柳穀之穀字蓋亦段借為谷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蓋伏生用段借夏侯等用本字春為暘谷秋為柳谷義正相對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曰柳谷徐廣曰柳亦曰入處地名是也孫星衍因周禮鄭注云柳

之言聚賈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遂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穀當段借爲穀其說非是

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

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疏證曰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率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明堂之制曰秋治以矩矩之言度也肅而不勅剛而不匱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洪範五行傳曰仲秋之月乃令農隙民畋釀庶疇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季秋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也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王居明堂禮亦與五行傳畧同

辯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園

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大傳引書曰短下無星昴二字或傳寫失之或以日短斷句錫瑞案淮南子天文訓曰不周風至則修宮室

繕邊城注云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又曰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刑罰殺當罪注云象冬閉藏不通
關梁也罰刑之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又曰太陰理冬則欲猛
毅剛強又時則訓其令曰審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
徒斷罰刑守門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
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
無行水母發藏毋釋罪注云應陰殺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
也萬物於是終也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
興邊兵治城郭行罰決罪三禮義宗曰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
終成乙巳占曰天子當以冬時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謹蓋藏
修積聚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筦鑰固封疆備邊
境防要害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皆與大傳義合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
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

夫養子也

周禮媒氏疏無女二十而四字通典五十九嘉禮四二又毛詩標有梅正義

疏證曰路史前紀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
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於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則大傳
 當更有太古五十而娶之文與本命篇同疏所引不備耳疏載
 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
 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以奔者不
 禁引家語以為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言其極法馬昭則引大傳
 此文及禮記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
 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
 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曰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
 十而嫁曲禮三十日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
 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之長殤者何闕
 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為衰世之禮也又案詩疏
 引異義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
 及庶人同禮又左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
 許君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生
 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在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
 駁據民則古文左氏說人君與庶人禮異今文大戴說天子及
 庶人禮同大傳不分別人君庶人之異亦當同大戴說又白虎
 通嫁娶篇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
 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

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
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
二十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淮南汜
論訓禮三十而娶注三十而娶者陰陽未成時俱生於子男從
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己合
夫婦故聖人制禮使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說文亦云元氣起於
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爲夫婦則
兩漢經師皆以三十一爲嫁娶正數王肅僞撰家語以逞其
異說不足據也云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者內則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
供衣服此言未嫁之前所講女事之禮及嫁時故通之也

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公羊隱七年解詁
徐疏云書傳文

疏證曰公羊本齊學與濟南家法相同故劭公引大傳解公羊
白虎通嫁娶篇曰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
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
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穀梁注引異義云謹案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
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皆同大傳之義。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毛詩桃夭序正義引唐傳又尚書堯

典正義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注堯典正義曰：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

大戴禮本命篇盧辨注

舜生姚墟。

風俗通山澤第十謹案尚書云云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疏證曰：陳壽祺曰：尚書無此文，此蓋尚書傳文。錫瑞案路史餘論引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帝王世紀曰：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華，字都君。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注：歷山在河東。毛詩魏譜正義又尚書大禹謨正義。今有

舜井。

水經：瓠子水注，御覽四十二地部七井作墓，引鄭元云。

疏證曰：路史餘論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里之故陶城。又曰：皇甫謐謂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

卽陶邱乃定陶
西南之陶邱亭

販於頓邱就時負夏

史記五帝紀索隱又御覽八
百二十九資產部九引上句

疏證曰帝王世紀曰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責於傳虛家本冀
州每徙則百姓歸之案孟子曰遷於負夏遷乃貿遷之遷卽傳

所云
就時

舜漁於雷澤之中注雷夏沈州澤今屬濟陰

史記五帝紀集解御
覽七十二地部三十

七又八百三十三
資產十三引傳

疏證曰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又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尸子曰舜兼
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
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
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
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耨年而漁者讓坻東夷之
陶者苦窳舜往陶耨年而器以牢呂氏春秋曰大舜遇堯天也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淮南原道訓曰昔
 者舜耕於歷山耨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
 河濱耨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說苑反質篇曰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
 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
 救敗也新序雜事一曰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故耕於
 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
 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列女傳卷三曰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
 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趙岐孟子注
 曰負夏在海東方夷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舜耕歷山之
 時居山之間鹿豕
 近人若與人遊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
 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
 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
 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

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天官書索隱 玉海天文上引大傳與此不同蓋誤 **注**渾儀中簡爲

旋機外規爲玉衡也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鄭元注大傳云

疏證曰陳壽祺曰隋書天文志引尚書考靈曜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玉海天文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旋機以定中星之法也齊中也至政之大也疑是鄭注非傳文錫瑞案鄭注以爲渾儀非大傳義陳氏引考靈曜作璇璣亦非大傳義也古書皆以旋機玉衡爲星名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乾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永循機鄭注曰永長也循順也以長爲順斗機爲政也詩思文正義引尚書旋機鈐不作璇璣春秋文曜鉤曰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曰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又曰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又曰冀州屬旋星兗青之州屬機星運斗樞曰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又曰北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河圖曰北斗第二星提旋序第

三星機耀緒史記律書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謂斗九星也疑脫玉衡漢書律曆志曰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續漢志曰昔者聖人之作麻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據大傳云旋機謂之北極不及玉衡緯候及班馬之書則多以玉衡為北斗又或以旋機玉衡并為北斗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引星經以旋機為北極玉衡為斗九星分別甚塙其餘兩漢人所引用亦皆以機衡為星名不以為渾天儀如京房易占畧例故處旋機以觀大運楊子元攤曰運諸泰政卿七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云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自必以為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侈濶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歆傳古文尚書而以機衡與泰階魁杓並言亦以為星名可知傳毅明帝誄曰璇璣所建靡不奄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又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則以機衡並為斗建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山陽太守祝睦碑

曰升紫微平機衡後碑又曰陟太微準樞衡樞衡卽機衡皆星
名蔡邕九疑山碑曰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璇璣與泰階並
舉王逸九思曰上察兮璇璣注云璇一作旋一作璇蓋叔師本
作旋機後人改之察卽在之義下文云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
低大火攝提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爲星矣注又云璇璣天中故
先察之是以璇璣爲北極之明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
注云璇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正文作
機而注作璣此後人改之參差不一之證九辨序曰天有九星
以正機衡是亦以爲斗九星兩漢人以機衡爲星名足證明大
傳古義而大傳以旋機爲北極則實本之周髀算經周髀文多
不具錄
御覽引大象列星圖曰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
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星爲庶子餘二後宮屬也
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
其說北極最詳夫解古經必用古義古無測天儀器故大傳不
以機衡爲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不以七政爲七緯自馬
鄭勅爲古文異說以機衡爲羲和所立渾儀又以北斗七星爲
分主日月五星旣已誤解尚書鄭注大傳復以此汨伏生之義
陳氏不加辨正反引考靈曜說爲之推波助瀾其失甚矣又案
尚書鄭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
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鄭

此說與大傳合蓋上日即是元日特以改正未改正而異其文耳尚書中候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皆古說舜改正朔之義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煙祭也字當為禋馬氏以為六

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

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

也以周禮差之則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儀禮經傳

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又御覽五百二十八
禮儀部七續漢祭祀志中注北堂書鈔引並無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注司中宋本御覽作司人非煙舊作湮路史
餘論五云禋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大傳字从火
旁重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尚書洛誥
注云禋芬芳之祭康成注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禋之言
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是鄭據書堯典煙于六宗之文
以解禮也他書誤爲湮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
以供煙祀樊毅修西嶽廟記奠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於太乙
魏受禋碑煙于六宗與大傳合錫瑞案鄭注非伏羲也禮記祭
法正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
地旁不及四方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
天並祭之漢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
及四方在六者之間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續漢志注引李氏
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
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今宜復舊制度安帝元初六年以尚
書歐陽家說謂六宗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
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楊雄
太元元告曰神游乎六宗范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爲六宗

論衡祭意篇曰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月令孟冬乃祈來年於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曰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楚辭惜誦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曰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尙書禋于六宗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上問九魁六宗之神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用實一名六之義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皆與大傳今文說同伏生言天地四時三家謂在天地四時之間又變四時為四方蓋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義亦不異也

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

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

周禮玉人疏

疏證曰周禮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疏引此傳白虎通文質篇曰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瑄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瑄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說文玉部瑄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

冒之似犂冠古文作珣書顧命上宗奉同瑄吳志注虞翻別傳引馬注訓為大同天下蓋以同瑄為一物亦取覆冒天下故為大同也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

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

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

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

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禮書五十二又御覽八百

六珍寶部五文獻通考節引留其圭下有三年二字白虎通文質篇引瑞也者屬也下多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一句無

過行者有過行者無行字有過者上多其餘二字能改過者復其圭作能正行者復還其圭地畢作地削餘同又路史後紀十二山

堂考索演繁露

玉海並節引

疏證曰此解經輯瑞班瑞之義諸侯執圭朝天子無過者還之經言班瑞是也有過者留其圭以差黜削此傳文是也傳并言圭與璧或疑一冒不得冒兩物不知冒特取其覆冒之意大傳白虎通皆未嘗言圭必與冒相合疑者自誤解耳說苑修文篇曰諸侯貢土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又曰諸侯有不貢土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言三黜之差與此傳合誣與不率正皆諸侯有過之一端也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

命也

路史後紀十二疏佗紀有虞

疏證曰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云齊車金路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云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又

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正義
曰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
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曰
主命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
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
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
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
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
於遠祖兩階前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案大傳
此文即本之曾子問曾子問分別有遷主無遷主甚晰據孔疏
言載遷主與載幣帛是兩事大傳不分者文不備也古者天子
出軍巡守必先由禰告於祖以及遷主故即載遷主以行甘誓
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其職則庶子守之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
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遷主得言禰者在外親也
言在軍則巡守亦然册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
之主則當載高祖之禰矣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
主何示有所尊引曾子問云云又
曰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

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

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巡守篇注

百年老成人見尊之之至也路史後紀十二疏化紀有虞引鄭康成注云

疏證曰禮王制有此文蓋伏生引以釋尚書鄭君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是王制為列國時人作或以王制

為漢文時博士作王制者引大傳義其說非也王制注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

貴淫則侈物貴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正義曰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

至方嶽於道路之上見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

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

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詞亦善政惡則詩詞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

惡則詩詞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
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
嫌惡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
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
故黜以爵禮樂雖為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
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
重後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

廣韻入聲二十陌帛字注

疏證曰五禮下當有五樂二字漢書郊祀志引虞書修五禮五
樂三帛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
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
陳喬樞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
所據尚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充足與郊祀志互相發
明班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
昭合也迨後歐陽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可考後人
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故或存五樂而去五
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
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而為之注也

謹案陳氏之說是也大傳當作五禮五樂五玉三帛淺人據晚
出古文刪之五樂見虞夏傳維元祀篇五玉當從白虎通文質
篇義其說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
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
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
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其下不載
三帛當從鄭義公羊傳疏史記正義皆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
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
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鄭與
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其餘謂堯舜之諸侯也禮緯含文嘉曰
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
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與鄭說不同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路史後紀十
一陶唐氏

疏證曰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
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
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正
與傳合蓋傳以此為陶唐氏之事也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公羊隱八年何休
解詁疏云書傳文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相黜陟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為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

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公羊隱八年解 詰疏云堯典文

疏證曰陳壽祺曰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今附錄於此錫瑞案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

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
 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
 民之至也又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
 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
 守風俗通山澤篇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
 同故必親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公羊隱八年注王者
 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
 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
 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
 之政而已御覽引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
 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皆在仲月以至嶽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
 之下以俟見考其制度以
 齊同有善惡以黜陟之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

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時

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履履也幪巾也使不得

冠飾 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十一 又文選求賢良詔注 七命注初學記二十白帖象刑荀子正論篇注並節引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

於禮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周禮

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 公羊傳襄二十九年疏

疏證曰陳壽祺曰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襄二十九年疏作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云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

傳以三刑為有虞氏者非今依改又曰路史引而反於禮四字為唐傳下即言三刑非有虞制是此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

云相屬皆在唐傳中路史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也皆用鄭注文則唐傳

有此節傳注甚明吳中本以此四字綴上條而民恥之下非也錫瑞案路史引此下有云此以四萬二千家為州七十二家為

里與周禮異羅氏知唐虞與周禮不同然據大傳所推一州當有四十三萬二千家或今本路史脫十三兩字耳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其臙處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北堂書鈔象刑首九字無蒙字阜舊譌帛今從雜俎

改引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為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黥溘嬰鞶纓共鞶宮艾畢鞶鞞菲鞶荆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慎
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
鞶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周禮司圜
注弗使冠飾者著墨蒙若古之象刑與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
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
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史記孝文本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
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
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楊雄廷尉箴
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
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
贖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風俗通曰五
帝畫象三王肉刑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
世順機疏以孔子曰為孝經說文徐氏疏之曰其五帝之時黎
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之而機矣
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皆與大傳義合而稍有異同北堂書

鈔引大傳與白虎通文合而無宮刑蓋有闕文御覽公羊疏引
大傳當作上刑赭衣不純雜履墨幪中刑雜履墨幪下刑墨幪
乃與鄭注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之義相符今本亦有
缺文據孝經緯之文可證孝經緯言下罪雜履與大傳言下刑
墨幪小異蓋
所傳不同

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文選刻漏銘注又毛詩關雎正義引首句

書曰三歲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

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

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

得專征之國注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兵屬於晉由是

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

子之國然後祭注資取

儀禮集傳集注三十三王制之已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宗廟路史發揮五禮記王制

正義並節引又路史後紀十
二有虞紀引作周傳考績訓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書無考績之文周當爲唐字之誤路史賞
有功也下尚有一之三以至九年云云三十八字其文詞不類
大傳蓋羅氏泌之語今不錄錫瑞案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令
郡國舉孝弟詔曰反側晨興念慮萬方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萬姓正用傳義唐志別出暢訓一卷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
卷伏勝注此引其訓曰蓋卽暢訓之文陳壽祺以暢訓爲畧說
之譌非也訓謂賞有功諸侯與王制說同王制曰諸侯賜弓矢
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注云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正義曰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
八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
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
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
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
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
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
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賜圭瓚者亦謂上公
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正義疏證甚晰然九命九賜有二說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說皆以九錫卽九命白虎通攷黜篇曰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莊元年公羊法曰禮有九錫皆所以勸善助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曰禮有九錫皆所以褒德賞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是以侯伯七賜子男五賜但不得九賜此一說也白虎通又云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專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柎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柎鬯增爵爲侯此以九錫非卽九命當分爲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此又一說也鄭注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用周禮九命文當之而不以爲九錫之三則以九錫皆作牧作伯後始得受之其注書傳亦必以七命以下不得有弓矢鈇鉞圭瓚之賜伏生無明文或如鄭說也白虎通又曰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柎鬯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旣正則能征不義

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
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又曰喜怒有節誅伐刑刺
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
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之玉瓚使得爲暢也宋均禮緯注
曰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內懷至仁執
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得祭祀
說大同小異皆今文家說賞有功諸侯之義也考績亦有二說
路史引大傳說之曰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
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
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是以紂陟須至九年此一說也白
虎通曰何以知始攷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所引
尚書疑古文說謂一攷卽黜又一說也黜陟爵土先後亦有二
說大傳先爵後地此一說也白虎通曰先削地而後紂爵者何
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
地也疑亦古文說與大傳不同又一說也注引春秋傳左氏哀
七年傳文集解云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是也注云以兵屬

於晉
微誤

堯南撫交阯

水經注三十
七淹水注

疏證曰山海經曰交脛國人腳脛曲戾相交所以謂之交趾大戴禮曰顓頊南至交趾又曰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墨子節用篇曰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韓子曰昔堯有天下其土南至交趾淮南修務訓曰堯舜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說苑反質篇曰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

堯時麒麟在郊藪

毛詩麟趾序正義引唐傳云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春秋感精符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又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

堯使契為田

路史發揮卷四注引伏氏書

弃為田

路史後紀十一云伏書亦謂弃為田

疏證曰淮南子云堯之治天下也后稷為大田師說苑君道篇云后稷為田疇契為田無可攷

尙書大傳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

虞傳

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九共

困學紀聞卷二云虞傳有九共篇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篇有九共

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

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薛季宣書古文訓十六引伏生

傳又困學紀聞卷二玉海卷三十七引書曰予辨下土云云書即書傳路史後紀引作民以無敖

疏證曰九共已亡據大傳是言諸侯述職之事或以九共即九邱非也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稟

飫釋文馮云共法也鄭云九共九篇逸漢人以不立學官者為逸不傳者為亡逸與亡有別蓋馬鄭尚及見九共篇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

所職也

文選二十六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又上林賦注張景陽雜詩注五等諸侯論注又公羊桓元年傳解詁引五年

朝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公羊疏以五年一朝為書傳文其詳見此蓋即九共之傳也錫瑞案五年一朝與王制公羊傳合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正義曰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也桓公元年公羊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

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
因留助祭亦同公羊之義王制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
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傳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
日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曰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
霸制錫瑞案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於左傳
王制作於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不得據以爲難且公羊家
何必用左氏說旣用左氏又何至誤以文襄霸制爲古制乎大
傳與公羊王制相符今文家說塙有可據而鄭據左氏古文說
故與公羊今文說及王制大傳皆不同然如熊氏之解則羣后
四朝五年一朝義固可通鄭注孝經蓋亦用今文義孔穎達疑
其違異不知古今文師說不同鄭君注禮箋詩自相違異甚多
不得偏執一說也陳喬縱曰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
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尚書說合
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
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
巡守之年諸侯不朝於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王者貴得天
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
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
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朝於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劭公之說為長也

虞夏傳

禮記王制正義云伏生書傳有虞夏傳

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注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國

事

疏證曰周傳曰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注天子當為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周傳及鄭注之說此云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亦當如周傳義堯使舜為太子左右如亢法伯禽之事蓋堯初得舜使九男事之猶欲使之化導丹朱其後知丹朱不可化乃廢朱而以舜為太子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史記解之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注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攷大傳畧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史公馬氏以賓四門為迎遠方諸侯正太子迎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郊之門與畧說義正合堯將使舜攝位故以太子之職授之其先則猶朱為太子舜為左右也

堯知丹朱之不肖注肖似也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

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

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

紂也自堯為天子至此見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傳並注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又曰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眾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據緯說則堯尚有長子堯未疇咨先已知舜矣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蓋兼監明言之孟子言九男監明早死不數也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鄭注曰厯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此注所言運衡蓋亦其義所謂圖籙即讖緯家言五老遊河等

語後人多以為疑
大傳初無此說

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

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

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路史發揮五引虞夏傳及鄭康成注云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文選石闕銘注曲水詩序注

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御覽八百四珍寶部三又見事類賦九陳壽祺曰此二條當與路史所引

為一

疏證曰鄭謂麓取錄義本之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太錄於君桓譚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尚書事論衡正說篇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亦以麓為錄陳喬縱以為出於大小夏侯尚書然此傳云大麓之野明有之野二字則但可取義於錄不得竟以麓為錄也云致天下則是禪讓亦與漢書新論論衡之說不同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

疏證曰鄭謂麓取錄義本之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太錄於君桓譚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尚書事論衡正說篇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亦以麓為錄陳喬縱以為出於大小夏侯尚書然此傳云大麓之野明有之野二字則但可取義於錄不得竟以麓為錄也云致天下則是禪讓亦與漢書新論論衡之說不同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

唐典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又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於大麓傳稱麻數在躬與鄭注義同或卽用鄭說也又案水經注引應劭說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注又云鉅鹿郡治秦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時爲廣平世祖中興更爲鉅鹿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與此畧同據酈氏說大麓卽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矣春秋緯合誠圖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之大麓亦以大麓爲山麓之麓而史記五帝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鄭注書序曰入麓伐木則不得以入麓爲受禪可知淮南修務訓曰旣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論衡正說篇曰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三國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

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諸說皆以納麓而風雨不迷乃命禪讓非謂納麓卽是受禪其義甚明大傳云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本不以爲書之納麓併爲一談者自誤耳

舜耕於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初學記帝王部

疏證曰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國堯聞之賢舉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史記五帝紀曰堯於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又曰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受禪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趙岐注孟子曰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於文祖

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

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並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

死鳩收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

注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亦見周禮序御覽皇王部六禮儀部

十六又通鑑

前編節引

疏證曰路史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

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為受終後五年非也鄭云建

卯之月是矣注以為除堯喪即真之年非錫瑞案羅說是也鄭

注非伏羲大傳說古天子三公九卿無六卿羲和古說皆以為

司天之官即是四子非羲和別為二人詳見孫文焄漸齋鄭蓋傳

會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近重和近黎故以羲和為掌天

地四子掌四時即周禮之六卿然周禮作於周公不可以解唐

虞之制羲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掌方嶽大傳明以四嶽八伯並

列則是四嶽之外更有八伯鄭謂分四嶽置八伯則既有八伯

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顯然不合四嶽八伯並列者或如周時

五侯九伯二伯佐一侯之制四嶽下別置八伯

佐之或四嶽八伯分主十二州皆無明文可知

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

內人所安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

注見儀禮通解續又見文選宋郊祀歌注御覽禮儀部十六亦引此注 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

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管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

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 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引維元祀至此下有濬川二字宜從之 注見儀禮通解續

疏證曰據大傳文今文尚書當以封十有二山列兆十有二州之上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為九州是十二州本非當時初置故大傳作兆不作肇史記作肇

是通段字其義亦當為兆詩后稷肇祀禮記引作兆祀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是肇兆古通之證鄭注大傳不誤注尚書

從馬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失之江聲曰先儒以肇之始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

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慝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

天象見於某次則災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十二州象十二次者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兖州氏房心

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樂正定樂名注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注見儀禮通解續元祀代

泰山注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

至于岱宗柴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代作岱注始祭代氣於泰山也作始祭岱柴於太山東稱代作岱貢

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注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

毛詩小雅鼓鐘疏引虞傳陽伯上有東嶽二字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通鑑前編並同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亦有

東嶽舞株離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注見儀禮通解續又毛詩

鼓鐘正義周禮鞀鞀氏疏引注株離至此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

如余謠然後應律也多也字言象物生下無育字比如余謠無如

字應律也
無也字

名曰哲陽

注哲當為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

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伯之樂**注**儀當為

義義仲之後也舞龔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注**龔動貌哉始

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

注皆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注所定名也無名

字義仲之後上有伯字下無也字龔動貌下多也字
言象物無物字始出見也無見也字南任任誤佳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東夷之樂曰朝離朝離者萬物微離
地而生通典引通義曰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

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朝侏一聲之轉與鄭義同其餘無可
徵或當如鄭所說八伯不知何人當闕疑鄭以陽伯等四人為

伯夷棄咎陶垂儀伯等四人為義和仲叔四子之後蓋未可據
下明有義伯何知此儀伯當為義又何以知此為仲後下義伯

為叔後恐皆屬
傳會非伏羲

中祀大交霍山

爾雅釋地疏引虞夏傳霍山為南嶽

貢兩伯之樂焉

注中仲也古字

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

書曰宅南交是也

玉燭寶典引注古字下無通字霍山下多也字南交稱大交無上交字書曰宅南交是也作書

曰度南交也

疏證曰王引之云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陽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曰大二字耳案王說似是而據大傳上文云元祀代泰山曰代不曰陽谷則大傳未必卽以大交當南交

夏伯之樂

[注]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舞謾或

聖賢羣輔錄謾或作漫哉舞下有武

字一無武字玉海同

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

羣輔錄作初慮玉海同

[注]謾猶曼也或

長貌言象物之茲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爲謗義

伯之樂

[注]義伯義叔之後也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

羣輔

錄作朱華玉海

同詩考作干

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

玉燭寶典引傳初慮

作雷初義伯作儀伯朱于作未竿注司馬也無也字滋曼或然也

作葶蔓或然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作雷初陽上極陰始謀之也

義伯作儀伯義叔之後也無也字將陽

上有舞字秀實作秀賁于大也作竿大

疏證曰尚書中候列女傳論衡率性篇初稟篇本性篇潛夫論

皆云稷為司馬與鄭注合然尚書刑德放云益為司馬淮南子

云堯之治天下也契為司馬說苑君道篇同尚書舜命九官

無司馬之名故各據所聞言之據大傳司馬是夏制見夏傳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

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注**秋伯秋官士也咎陶掌之舞蔡

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

苓羣輔錄作零

注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

之始衰也和伯之樂**注**和伯和仲之後也

和仲儀禮通解續及路史後紀引作和叔非今

正改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注**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

來言反其本也玉燭寶典引傳作柳檉花山名曰苓落無名字玄

猶衰下無也字言象物之始衰也作言物之始衰者也和伯之後

下無也字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作玄鶴言象物得陽鳥之南也

疏證曰元鶴與陽鳥無涉注所云於義疑

幽都弘山祀注弘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

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玉燭寶典引注恆山下無也字祭幽都祭作祀明祭下多

此字

疏證曰鄭注於代大交柳穀幽都皆以氣言蓋羲和四子所度之地遠在四極而此巡守祇到泰霍華恆四嶽故但遙祭其氣

於泰霍華恆四嶽之間其禮當如後世之望祭

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注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玉燭寶典引注司空

下無也字

疏證曰鄭注尚書云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共工非即司空垂為共工未嘗為司空也此注所云與尚書注不合冬伯是垂亦無明文可據

舞齊落注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垂為冬

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縵和伯樂闕聖賢羣輔錄引又玉海百

二十五引大傳云見羣輔錄注和伯樂闕四字見通鑑前編

玉燭寶典引傳注齊落落作齊洛傳歌曰縵縵下即接論八音四會

無垂為冬伯數句注齊或為聚下有也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一曰齊落一曰縵縵二句疑鄭注之文非大

傳文也案垂為冬伯四字亦鄭注之文大傳八伯無稱名者據

玉燭寶典引傳垂為冬伯以下皆非傳文吳中本亦無垂為冬伯以下十九字今改正作鄭注

并論八音四會注此上下有脫亂其說未聞羣輔錄引注作脫辭玉燭寶典引傳無并

字注作脫亂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

具成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以上傳自維元祀至此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全引又通鑑前編帝舜元載引虞夏傳維元祀至用特止又御

覽八十一禮儀部十六引維元祀至兆十有二州路史餘論卷八

引舜元祀後紀十二有虞紀引維元祀至八伯並云虞夏傳毛詩

小雅鼓鐘正義引東嶽陽伯之樂尚書堯典正義引說舜典之四

嶽及義伯和伯周禮鞮鞻氏疏引陽伯之樂舞株離並云虞傳又

周禮序文選上林賦注長笛賦注顏延年郊祀歌注御覽皇王部

六禮記王制正義路史後紀十二通鑑前編帝堯元載玉海詩考

小學紺珠聖賢羣輔錄並引以上注自

夏伯至此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

疏證曰公羊何氏解詁引尚書亦作禰祖禮記王制史記五帝

紀說苑修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白虎通三軍篇巡守篇

皆作祖禰蓋所據本不同三軍篇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

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

外內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言告於天知不告也

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

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

廟尊親也今文家解歸假于祖禰為出辭反面其義甚精注云

族當為奏者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湊也聚也廣雅釋言曰族湊也是族與奏聲近

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

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著其素簇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

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通鑑前編帝舜六載引書大傳又北堂書鈔樂隋書

音樂志禮書百十七路史後紀十二詩地理考並節引

注關猶入也

入路史後紀引作統今詩國風是

也此因論十有二俗下注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

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

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

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注見通鑑前編全引又隋書音樂志禮書百十七

疏證曰虞夏傳曰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又曰狗
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麋賓此所謂禽獸之聲
悉關於律也唐傳言巡守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巡十
二州因論十二州之俗鄭以詩國風解之是也七始者漢書律
麻志引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
注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錫瑞案玉海引漢志子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以爲顏氏之注
禮樂志唐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
四時人之始敘傳曰八音七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
也樂說曰則七始八氣均各得其宜矣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
天地人也四方與四時義同是此所謂七始即大傳前所謂七
政與鄭注小異江聲曰黃鐘子之氣天統也大簇寅之氣人統
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
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春陽
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陽律且天統也
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爲三才四時也段玉裁曰七始即
七政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即爲七始詔二十年左傳謂之七
音國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之七律謂七器
音也當謂七律爲七音器也韋云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畧同皆與
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破知是麟誌孟康劉德又皆以七

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據江段二說則鄭注與孟康諸人之義亦可通矣又案大傳云八伯之事復云五嶽之事是八伯外又有五嶽足證鄭說分四嶽置八伯之非前云四嶽而此云五嶽者今文家本有五嶽之文白虎通巡守篇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物物功德也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為華山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孰可得穫也北方為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以五嶽繫之巡守且明引大傳文是今文尚書本有五嶽公羊隱八年傳何氏解詁引尚書歸假于禰祖用特之上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是其明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云中嶽嵩高也皆可以證今文之義後人專據古文尚書謂古祇有四嶽無五嶽又謂中嶽嵩高是漢制爾雅後一說為後人羈入唐虞時當以霍太山為中嶽此皆臆說古無明文何如據大傳及爾雅史記漢書白虎通公羊解詁之義有明文可證乎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

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

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

唐之歌

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引虞夏傳又宋書禮志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路史發揮五詩考

[注]詢均也五

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譏猶灼也

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

注見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又路史後紀十二引五作十道注

疏證曰大傳云孝力爲右者蓋謂孝弟力田漢書高后紀元年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

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悌

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遺謁者

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呂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師古

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後漢肅宗紀元和

二年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

漢置孝悌力田用今文家說也云秋養耆老春食孤子者禮記
 郊特牲亦有此文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文小異正義引皇
 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
 食耆老取老成之義傳義亦當然也陳祥道禮書養孤之禮篇
 云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
 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大傳云招樂興於大鹿之野者大鹿之野
 大傳以為舜受禪之處舜於此時已有禪禹之意故興招樂於
 大鹿之野招本舜樂而史記五帝紀云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者蓋以舜將禪禹乃作招樂欲禹之紹己如己之紹堯乃興樂
 於己受禪之地以示其意樂為禹作故史記以為禹興九招之
 樂也鄭注以為大唐之歌美堯之禪
 蓋亦以美堯禪示己將禪禹之意

樂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玉海音樂又六
 藝流別卷一

疏證曰陳壽祺曰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
 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宏廣於是勃然
 興韶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
 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
 皇喈喈據此則樂曰以下當與上文相屬但疑尚有脫文耳謾
 作謗字之誤又曰尚書無効無或俯張為幻爾疋釋訓俯張註

也說文解字侑有壅蔽也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侏張侏張卽侑
張之異文鄭注周禮甸祝禩今侏大也注論語朱張爲侏張與
夷逸皆不作人名解鄭意夷逸謂夷於逸民侏張謂狂士張大
兒也尚書大傳舟張辟雍舟卽侑之省同聲假借言辟雍之形
有壅蔽而張大也錫瑞案鄭注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引董
仲舒以爲成均五帝之學疑辟雍卽是成均取其四方來觀者
均也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
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御覽引桓譚新
論云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曰辟雍又引
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復
外如堰盤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
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天下之
儀則故謂之辟雍也據此諸說是辟雍本以有壅蔽得名故說
文以侑爲有壅蔽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侑張又爲誑此乃引
申之義非本義也八風回回者蓋於辟雍中作樂以行八風左
氏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疏引服注云八風八
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
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
涼兌音金其風閭闔高誘注淮南天文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

周風至云乾卦之風也為磬也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
 至云坎卦之風也為鼓也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云艮卦
 之風一名融為笙也注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云震卦之
 風也為管也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云離卦之風也
 為祝也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云離卦之風也為絃也
 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云坤卦之風也為墳也注涼風至
 四十五日閭闔風至云兌卦之風也為
 鍾也此漢人以八風配八卦八音之義

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注舜始欲改堯樂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注

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

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注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

堯之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

而雍為主人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

肆夏納以孝成注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

章名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

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

為虞賓注尙考猶言往時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

儀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為舜賓也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

萬世之後注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溢滿四海

也御覽五百七十一樂部九又御覽天部八人事部四十六詩考原本玉篇食部引傳春食舖子鄭注舖子小人也卽春食孤

子之異文

疏證曰據大傳則肆夏是古樂虞夏時亦有之非作於周足證

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之非此雍亦非周頌之雍卽辟雍耳舜

為賓客而禹為主人乃釋尙書虞賓在位之義漢書禮樂志九

疑賓夔龍舞注如淳曰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

隨舜而來舞以樂神又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為新室賓

莽用今文尙書自比禹之受禪比孺子於舜非比以丹朱也後

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此
 蔚宗沿用謝承華嶠舊文亦用今文尚書以獻帝禪魏比舜禪
 禹故贊以虞賓史記夏本紀於是夔行樂至帝拜日然往欽哉
 下卽系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
 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是今文說以夔日戛擊鳴球
 以下爲舜薦禹於天時事皆本大傳之義若白虎通王者不臣
 篇引尚書虞賓在位謂丹朱馬融以祖考爲舜除瞽瞍之喪祭
 宗廟之樂皆與大傳義遠鄭注尚書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
 王後丹朱也亦與此注不合又案舜爲賓客以下當從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注作維十有五祀事此所引有脫文也鄭以大
 室爲明堂中央室阮元云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於夏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
 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
 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
 下旣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

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二天神引傳及注禮記曲禮正

義載異義引虞夏傳舜入唐郊二句禮書四十七尸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引同

疏證曰舜稱帝而此云稱王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

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

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

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

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據董生之說則今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至堯舜爲

五帝皆沿周時之制周始紂虞謂之帝舜在舜當日本是稱王大傳云帝據後人所稱云稱王據當時所稱也云丹朱爲尸者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

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說攷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為尸亦祭天有尸之證鄭君箋詩鳧鷖在渚以為喻祭天地之尸禮疏載皇侃舊疏園丘之祭有王獻尸尸酢王之禮亦以為祭天有尸但祭天又有配天者有虞氏郊饗則郊以饗配天丹朱為尸或當為帝饗之尸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為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饗堯尸無文可知孫氏蓋據有虞氏祖顓頊之義然祖宗之祭皆在明堂此十傳明言是郊郊與明堂不得為一孫說非是傳云繼祖者諸侯不祖天子惟二代之後得祖天子也

維十有四祀帝乃卒

而歌者重篇

通鑑前編帝舜十
四載引虞夏傳

維十有四祀鐘石

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

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

北堂書鈔石又路史
發揮五注引虞傳云維

五祀興韶樂於大鹿之野十四祀筦
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遜禹之事也

疏證曰樂緯稽耀嘉曰禹將受禪
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晦冥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

通鑑前編帝舜十
五載引虞夏傳

疏證曰左氏僖十五年傳其卜貳圍也杜預集解曰貳代也此貳字亦當訓代舜將使禹主祭故更代其尸

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

為虞賓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尙書大傳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

府九原而夏道興通鑑前編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困學紀聞卷二於時卿雲聚

俊又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又天部八又藝文類聚天部上祥瑞部上後漢書崔

駟傳注文選江文通雜體顏特進待宴詩注並引小異

疏證曰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曰景雲

或曰卿雲

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

明者也糺縵縵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為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注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

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

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寒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

雲藜藜注藜或為簇言和氣應也蟠龍賁信於其藏注蟠屈也蛟

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

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八天部八引舜時

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云云又御覽九天部九御覽八百

七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二雲注卷十一歌法藝文類聚四十三

祥瑞部上文選東京賦注別賦注曲水詩序注潘正叔贈陸機詩

注七命注並分列載歌藝文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並作再歌

舞之御覽作撫之循通御覽作循涌賁作偵循通他書作修通非

於其藏文選七命注於作越旋持衡三字御覽無今從前編增旋上依宋書符瑞志當有擁字前編亦脫

陳壽祺曰譏然作大唐之歌徐陵梁禪陳策文云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悉用尚書
大傳事而譏字作謗路史亦作謗據鄭注譏猶灼也則作謗者
誤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文作抗首通鑑外紀作
枕首尋其文義抗首是也又宋書符瑞志云舜乃擁璿持衡而
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重華握麻持衡擁璇通鑑前編引大傳
帝乃載歌旋持衡旋上當脫擁字載歌藝文類聚四十三御覽
五百七十一引並作再歌外紀說此事亦然惟於歌卿雲後云
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枕首而笑曰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亦見乎鐘石等瑟此則上下舛亂劉道原所據大傳已失其
舊矣又曰宋書符瑞志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
曰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箎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
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之舜乃擁璿持衡
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箎乎
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
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
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
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
賢莫不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既竭褰裳去之於是八

風修通慶雲藜藜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宋志此文蓋悉本大傳今大傳舜五祀十二祀十四祀十五祀之事錯見書籍所引闕佚不全又先後乖舛吳中舊本徒據太平御覽樂部九所引一條實多闕漏考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言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興韶於大麓之野還歸二年作大唐之歌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俯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樂曰以下四句是宜與大唐之歌相屬也御覽樂部九引歌者三年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此十七字亦宜綴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卽歌大唐之歌也所謂明有不世之義卽指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路史發揮五注引虞傳云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北堂書鈔引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云云通鑑前編引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是此數條宜相屬也宋書符瑞志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宋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路史補之也路史後紀十二敘舜咨禹而異位下云鐘石渝笙筦變未及終天大雷

電烈風大本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
雍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
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於帝者尚稽大室
唐爲虞賓始而狂然沆茲羨於四海誠禹之命敷於四海韶爲
賓而雍爲主人矣尋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畧可見帝乃
雍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篳變之下尚有樂正重贊舞人復綴
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尚稽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選
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
詳審文義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歌者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客以下當
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前編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
文從而不紊矣聖賢羣輔錄云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
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
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下卽接云於時
俊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
之如左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
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
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一作事還歸二年
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

啾啾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鐘石笙

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

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雷雨下當依宋書符瑞志補桴鼓播

乃擁睿持衡凡二十一字又發鐘石下補笙筦乎木二字明帝乃雍而

歌者重篇復此下當依路史後紀十有二補樂正重贊舞人招為賓

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為賓

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

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

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字當縵縵兮日月光

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子一人帝乃再再作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

時從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饗

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藂

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錫瑞案陳氏所定傳文近是舜為賓客故知王者不世丹朱為
尸故知王世不絕觀大傳義乃知聖人受天命而非妄公天下

而無私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舜之受堯猶禹之受舜古時天與民近天人之應昭然不爽不必定有五老河圖等事如緯候所云也舜五祀已有禪禹之意十五祀已薦禹於天孟子史記皆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者蓋由禹攝之年數起其實舜之薦禹並不止十七年十三祀稱王而入唐十四祀以招爲賓客可見舜不欲久居天位魏源書古微謂五祀十三祀當互易其說無據路史發揮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虞傳云惟五祀興韶樂於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是羅氏所見大傳與今不異不當如魏說矣大傳以旋機爲北極史記以玉衡爲北斗是旋衡皆星名此傳擁旋持衡不知何物馬鄭以旋機玉衡爲渾儀此是郊天古卽有渾儀亦無郊祀以渾儀隨往之理當闕疑祀天在郊故有蛟龍魚鼈之應周禮所謂三變致鱗物六變致介物也夏金德故水蟲應八風循通者孫氏瑞應圖曰循風者八方之風應時而至立春之日則東方明庶風至春分之日則東南清明風至一名薰風立夏則南方景風至一名巨風夏至則西南方涼風至一名凄風立秋則西方闔闔風至一名颼風秋分則西北方不周風至一名廣風立冬則北方廣漠風至一名寒風冬至則東北方融風至一名飈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生

皋陶謨

翊輔也

華嚴經第七十四音義卷下引尚書大傳

陳壽祺曰此文尚書夙夜翊明

有家之訓今文見史記五帝本紀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季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

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

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注適猶得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

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注孽

支子也宗適子也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

子注征伐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正由也天子繼

之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

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爵注

言少紂明以漸也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爵地畢注凡十五年後漢

書左周黃傳論注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有不貢士以下十字

通解引作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又見禮記射義正義小異路史後

紀十一陶唐氏云三適之賞見虞夏傳注見禮記射義正義

又公羊莊元年解詁引三年一貢士至小國舉一人儀禮集傳集

注三十三引伏書禮諸侯三年一貢士至三紂而地畢小異又禮

書卷一百八漢書武帝紀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通典選舉一文選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困學紀聞卷五並節引
疏證曰禮記射義曰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
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
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
數有讓而削地注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
小國一人正義引書傳云云曰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漢書武

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
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
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
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
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
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白虎通云三
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
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
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
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
之也潛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
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
三則爵士俱畢公羊莊元年何氏解詁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
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
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後漢書魯丕傳

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其人有罰皆本大傳之義也傳云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者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日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所貢之人數亦準此與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潛夫論卷

二思賢篇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纘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纘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

禮書卷三又卷一引至士山龍止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

隋書禮儀志七引尚書大

傳下云以此相間而為五采注五采相錯非一色也隋書禮儀志
八字恐非大傳文今不錄引鄭元議已

非之云云 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

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注元或疑焉禮書卷一
又卷三又

御覽六百九
十服章部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
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

小夏侯氏說又曰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
皆織成又曰顯宗初服旒冕衣裳赤舄絢履以祠天地養三老

五更於三雍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
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書明帝紀永
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

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
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
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

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然書傳之文無日月星辰而云天子服五何與陳祥道禮書卷三引尚書大傳山龍青也宗彝白藻火赤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壽祺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旂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考王肅雖善賈馬之學而其父朗師楊賜則治歐陽尚書者肅解虞書作服與伏生大傳相合蓋亦用今文家說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案隋志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旂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案隋志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
 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
 九驚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
 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
 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為青華蟲為黃作繪宗彝四字連讀
 為黑藻為白火為赤陳祥道引云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分作續宗彝為二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
 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
 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
 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
 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考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
 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為續凡畫者為續與伏許
 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作繪何以為黑也說文十上黑
 部贈沃黑色十二下女部媿女黑色也繪之為黑此其義錫瑞
 案陳氏據隋志證禮書之誤甚是禮書所引大傳當作子男藻
 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之義陳氏說猶未覈陳氏又引續漢志及隋志以證大傳不知
 歐陽大小夏侯之說非伏生義周隋之制即沿漢志之誤尤非
 所以證伏生義也經云五服五章並無十二章九章七章之文
 虞士德土數五故天子服五土色黃故尚黃以華蟲為首章惟

天子得服之周木德木色青故山龍居首虞士德土不取日月
星辰與粉米黼黻者日月星辰本不應繪於衣故王肅用今文
義謂舜時卽畫於旌旗不在衣許氏說文敘引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爲正文字之義是觀象所包甚廣不止服章史記五帝
紀以作文繡服色渾括山龍華蟲以下而日月星辰別見於上
則亦不以三辰列五章之中粉米黼黻或繡於裳或爲襍采亦
不入正數也伏生首傳尚書多識古制其說與經文合斷乎不
誤而歐陽大小夏侯顯違斯義者據續漢志云初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尚書古於周官當以尚書列前而永平之
詔首列周官蓋當東漢時周官古文說已盛行詔旨必以周官
爲是故三家博士背師說以希世用改尚書舊說以徇周官此
其蹤跡之可尋者陳氏不得其說乃欲強合爲一不知大傳明
言天子服五無十二章九章之文何得以三家之說誣伏生左
氏傳云三代各異物又云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是天子數用十二乃周制周以前無十二旒之冕卽不必
有十二章之服又何得以周官之制爲虞制哉且三家博士其
說又不同歐陽說有日月星辰大小夏侯說無之蓋日月星辰
畫於衣義不決於人心故兩夏侯去之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
則粉米黼黻亦可不入章數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故論衡量
知篇云黼黻華蟲山龍日月語增篇云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

辰此歐陽說有日月星辰之明證鄭君注尚書周禮兼采歐陽
夏侯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為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星
辰九章為周制從夏侯說後人多信鄭說以為荆解又解華蟲
為雉宗彝為虎雖以合周官之驚寃毳寃說雖善於傳會然皆
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大傳所言五章山龍青者龍東方之色
故青華蟲黃者華蟲當是鳳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
之長是鳳可稱蟲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
即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寃屬也畫羽飾焉周
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後鄭注皇襍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為鳳皇五
采之色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
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服之鳳皇蓋五采而多
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華蟲為黃所以知鳳皇色多黃者說
文鳥部鸛鸛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鸛鸛
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兩漢刊誤補遺曰仁傑按師曠禽經白鳳
謂之鸛說文謂鸛鸛為西方神鳥者以其為鳳而自得西方之
色故與南方焦明之屬並言之蓋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錫瑞
案左氏傳云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色如霜紈然則西方
鸛鸛蓋色白以此推之東方發明當色青南方焦明當色赤北
方幽昌當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中央之色黃也攷隋書禮儀

志古有冕服畫鳳皇者其文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
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
元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此鄭注但云畫羽又案禮所稱雜服
皆以衣定名猶加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
非冕名矣此謂皇畫衣銘畫鳳皇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
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獸人避諱號字其腰及袖又有青
獸形與獸此亦當同義應是雌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獸形類
鸞鳳鸞是此類鸞鸞是此類鸞鸞是此類鸞鸞是此類鸞鸞是此類
鄭元云雌蝠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此亦
虎尋冕服無鳳應改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
葩藹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並去圓花帝曰古文曰
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
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應畫鳳
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
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通典引周捨禮疑義云按禮有虞氏
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
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
差降據周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
冕服本畫鳳疑是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但王氏專據
鄭義欲改爲雉梁武以爲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

作會宗彝黑者宗彝當即尊彝古宗尊通用左氏傳伯宗穀梁
 作伯尊可證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是虞夏已有彝宗彝
 當畫繡尊彝之形如黼作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
 色黑故為黑其必曰作會者作起也如考工記云作其鱗之而
 之作淮南天文訓注云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元衣繡黑章色
 不甚著必為作起之象以著其色如今之堆花故曰作會宗彝
 藻白者藻一作璪即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為白火赤者當為圓
 火形考工記云火以圓是也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說甚詳然多
 傳會且不知禮書所引大傳實誤今不取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

五鐘注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

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周禮樂師注引黃鐘下有之鐘

二右五鐘皆應注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

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

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桴鼓注言聲合於

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注周禮王出入奏王夏

入則撞蕤賓周禮樂師注引蕤賓下有之鐘二字左五鐘皆應注蕤賓在陰東五鐘

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貌得則

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注入故欲其靜也蕤賓聲

狗吠蠃鳴及保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注皆守物及陰之

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注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

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注少師佐成太師之事者也

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以上傳注全見儀禮經傳通解集傳集注

卷二十七樂記 又周禮樂師注儀禮大射儀疏禮記玉藻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卷人事

部二十九玉燭寶典引傳撞蕤賓之鐘有之鐘二字蕤賓聲作蕤賓有聲聽蕤賓上無以字注陰氣靜作陰五靜君將出作君將行出靜者皆和也作靜者則皆和此之謂也君入作君將入皆和之也無之字其事煞下多矣也

疏證曰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枹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與傳文畧同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是十二鐘應十二律呂始制於黃帝也國語周語曰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注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十一月陽伏於下陰始萌周語又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蕤委蕤柔兒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行酬酢也史記律書曰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蕤賓者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蕤繼也

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始繼養物也白虎通五行篇日月令
十一月律謂之黃鐘何黃者中和之色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
泉之下動養萬物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
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易緯通卦驗言冬至之禮曰
人主乃縱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鐘乃權水輕重釋黃鐘之公稱
黃鐘之重然擊黃鐘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
鐘之鼓鼓黃鐘之琴瑟吹黃鐘之律間音以竽天地以和應黃
鐘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夏日
至之禮如冬至之禮舞八樂皆以肅敬為戒黃鐘之音調諸
烝和人主之意慎則蕤賓之律應春秋緯感精符樂緯叶圖徵
亦載其文畧同皆言黃鐘蕤賓之義也文獻通考元豐元年詔
頒行元正冬至大朝會儀注云奏外辦閣簾捲殿上鳴蹕太樂
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又云扇合殿下鳴蹕太樂令令
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蓋用傳義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路
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行以肆夏注登
堂之樂節周還中規注反行也宜園折還中矩注曲行也宜方
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為節云齊
當為楚薺之薺者案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為楚
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
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

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
 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
 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
 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
 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引尚書傳云云則
 此傳與玉藻相出入也周禮樂師注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
 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
 節元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
 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亦與此傳義
 合馬鳴不得中律馬鳴疑是鸞鳴之誤玉藻曰故君子在車則
 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禮曰
 行中鸞和步中采芡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居則習禮
 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
 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節此鸞鳴中
 律之證御覽引通禮義纂曰駕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
 按蕤賓位居午午為陰主靜象王自外靜而入方居之始故先
 作之而東廂應者東為陽陽主動明以靜告動使之相應駕出
 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位居子子為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者西為陰陰主靜明以動

告靜使之相和也與傳注義合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

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禮記文王世子正義通典卷二十職官二儀禮

經傳通解集傳集注王制之丙玉海卷百二十一又史記夏本紀注漢書伏湛傳注太平御覽卷七十六路史後紀並節引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

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

謂也

通鑑前編帝舜元載注

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

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

華嚴經第八十音義卷下陳壽祺曰直立而敢斷下

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下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
 二句文法知之又曰萬卷菁華前集引云道是周公也克是太
 公也弼是召公也丞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
 與前編所引不同此大戴記保傅篇及賈子新書文也克二書作
 充此以文字相近類書誤耳

近類書誤耳

疏證曰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卽四鄰之丞也莊子書亦載之
 丞或作丞誤史記夏本紀解欽四鄰爲敬四輔臣是四鄰卽四
 輔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是自虞至周皆有四輔之官皋謨所云四鄰卽洛
 誥所云四輔特周之四輔知爲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四人虞則
 不能指其人以實之耳孝經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注七
 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後疑丞維持王者使不危
 殆邢疏引此大傳文云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
 人之數又引劉炫駁云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
 亂爲四輔罔命穆王命伯罔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
 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
 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
 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太無言
 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

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錫瑞案劉炫信僞古文尚書僞孔傳而詆伏傳可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說苑臣術篇同白虎通諫諍篇曰左輔主脩政刺不法賈子保傳大戴保傳作充充卽輔也說苑臣術篇曰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大戴保傳篇曰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切者謂之弼白虎通諫諍篇曰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又曰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大戴保傳作道道卽疑也保傳又曰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白虎通諫諍篇曰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諸書皆言有四輔與大傳大同小異安得以爲經傳無文若以周官不列爲疑尚書立政官名皆不見於周官豈可謂無此官乎保傳篇曰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淮南子曰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皆本傳

文
帝王心育命只論始身終
聖王心育命只論始身終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

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後漢書王

符傳注又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同惟無命於其君四字不得乘作

不乘車又禮書卷十四引同未有命者作民之未命者又毛詩都

人士正義禮記大學正義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注飾漆之駢并

二路史後紀十一並節引好讓下有舉事力三字

也周禮巾車疏居士錦帶禮書十四引古者有命民有錦車駢馬

衣錦禮記玉藻正義引唐傳古者有疏證曰陳壽祺輯本以此文入唐傳蓋本玉藻正義以此文為

堯典車服以庸之傳然攷堯典車服以庸乃言黜陟諸侯考績

之事大傳有明文可據與此言命民無涉此言命民當為皋陶
謨車服以庸之傳皋陶謨言舉黎獻又有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之文與此傳云敬長好讓之文相合則此當為皋陶謨車服以
庸之傳無疑玉藻正義云唐傳有誤陳本不可依用今移正之
御覽引韓詩傳與大傳文同下云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
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

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蓋本大傳之義古者命民之制漢時猶行之史記平準書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絺絺纒罽景帝二年詔曰賈人毋得衣錦春秋繁露曰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鹽鐵論曰士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袁子正書曰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有古非命民不得衣乘遺意又秦漢民爵近古之命民史記秦本紀曰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惠帝元年五年高后元年皆賜民爵戶一級其後諸帝每有恩詔輒賜民爵蓋古命民遺意

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

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

夏之數也

太平御覽百五十七州郡部三又禮記雜記正義節引傳注云洛誥傳又藝文類聚八州郡部初學記州郡

部廣韻長安志卷二節引 又玉文疏果入地稱地
海二十地理戶口引此注云洛誥

疏證曰吳中本以此列虞夏傳陳壽祺輯本據禮記疏玉海定
為洛誥傳據傳文引州十有二師注云虞夏之數此文當為虞

夏傳無疑禮疏玉海疑有誤陳本未可依用今更正之段玉裁
以大傳為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為鄉十鄉為都疑今本大

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案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作十邑
為鄉十鄉為都若加以十都為師十二師為州則一州凡有四

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
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仡紀並作十邑為都今

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本無脫文段說非也晉書地理
志亦以為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可為虞夏傳之證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或云黃帝法 玉海二十
地理戶口

疏證曰命士即大傳所謂 命民也不朋者優異之

八家為鄰三鄰為閭三閭為里五里為邑 華嚴經第六十七音義
卷下末有此虞夏之制

也六字蓋音義之文 陳 壽祺曰此朋字作閭疑誤

疏證曰此二條皆當屬虞夏傳華嚴音義可證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注清廟樂章名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

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

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

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注烈業也故

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呼字一作歌注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

相注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傳注肅雝以下共十七字見毛詩清廟正義於

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

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

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儀禮經傳通解集傳集注卷二十七樂記全引傳注

又見通解續宗廟樂舞二十五又禮記樂記正義引首二句云虞夏傳又樂記正義引以韋為鼓以下八字又毛詩文王周頌譜清廟序清廟譜正義文選江文通襍體詩白帖琴朱子詩集傳陳陽樂書並節引原本玉篇引傳大瑟絲弦達越大琴絲弦達越鄭注絲赤文也

疏證曰鄭注云清廟樂章名與前云招雍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一例不云卽是周頌清廟據大傳明引於穆清廟升歌文王則是周頌無疑蓋大傳引以釋經不得據此為古有清廟樂章之證也禮記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正義引虞書傳云云曰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荷瑟後有撝越者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達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淮南泰族訓曰朱弦漏越注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大戴禮三本曰朱絃而通越與傳達越義合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正義曰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

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陳喬縱云
大傳鐘鼓竽瑟之聲瑟當作笙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儀
禮席工於西階上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是瑟工與
歌工皆在堂上故知竽瑟當為竽笙之譌也案陳說是也爾雅
釋樂曰大瑟謂之灑注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大
琴謂之離注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
手拊拍之也此傳釋經搏拊琴瑟之義也顯相當如儀禮孝顯
相之義清廟為周公在洛邑祀文王之詩顯相即謂周公鄭以
為助祭義未瑯通典引此傳曰案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
徹竽以明至德所以

拊革裝之以糠

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
傳又見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

疏證曰孔廣林曰周禮禮記疏兩引白虎通如此賈孔皆云今
書傳無其文案白虎通今亦無此文其禮樂篇引書傳文搏拊
鼓振以秉疑即革裝以糠之譌段玉裁曰史記禮書尚拊膈徐
廣曰一作搏膈搏膈蓋即明堂位之搏拊尚書大傳謂之拊革
史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鞞鞞即膈字也當是从高革聲
拊革拊膈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

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錫瑞案搏拊本可
 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蓋搏其拊與鳴球文法相同大傳引
 書與古文不異又曰以韋為鼓謂之搏拊則今文亦作搏拊不
 作拊革可知此云拊革裝之以韋當以拊字畧逗謂拊者用革
 而裝以韋耳非以拊革連讀白虎通用今文亦作搏拊若史記
 禮書即取之荀子拊膈即拊鞀之異文與大傳不必相合段以
 革膈鞀強合為一疑鞀當作鞀鞀與搏音同似皆失之傳會書
 疏引鄭注云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韋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也
 一名相樂記云治亂以相注相即拊也裝之以韋鞀一名相明
 堂位搏拊注以韋俗鞀誤為之充之以韋形如小鼓周禮太師
 擊拊後鄭注拊形如鼓以韋俗鞀誤為之充之以韋鞀為之著之
 以韋賈疏引此傳文然則此傳所云革即鄭所云韋矣

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白虎通禮樂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
 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
 者貴玉聲也陳立疏證本依盧改振以秉作裝以韋又云鳴者
 當作鳴球者周禮疏引鄭書注云鳴球即玉磬也磬懸也而以
 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爾雅釋器云球玉也又釋樂注馨
 形如犁瑄以玉石為之是也錫瑞案鼓振以秉義亦可通秉與

柄古通用說文柄重文作棟毛詩傳曰秉把也春秋傳邴意茲
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史記天官書斗柄作斗秉此秉與柄通
之證鼓振以秉或是振其柄以鼓之孫星衍云一手振秉一手
拊拍之說近是孔廣林陳立必改振以秉為裝以棟殊嫌專輒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風俗通卷六琴稱謹案尚書云云陳壽祺曰尚書無

此文蓋
出書傳

疏證曰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
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南風詩名是
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
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
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又曰如鄭此言
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
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
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
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

風俗通聲音第六又漢書律志一上孟康注

疏證曰大戴禮亦有此文又風俗通孟康漢書注宋書樂志皆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惟孟注無笙字盧注大戴作明帝時亦無笙字風俗通云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說文竹部管如籥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琯古者管以玉下與風俗通文同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文選褚淵論傳曰千文碑文注又曰歐陽文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案臣作股肱明見風俗通君臣臯謨鄒漢勛曰言汝翼敕作肱者言汝為敕作股者南風具

琴瑟南風之精而天不

書云云刺書斯曰尚書無

此曲之篇其長其短林刺立必如燕以乘為裝以燕為樂專禮之器也其長其短其所以為之將星也云一手一足秉一手史記齊世家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古也風俗通文兩重文并賦手指魯曰秉味也春味也酒意也

尙書大傳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

夏傳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注言德廣之所及

疏證曰據大傳下文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其義不同漢書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蓋用今文尚書

東海魚須魚目注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魚目今以雜珠

疏證曰禮記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其鬚長二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爲方曰崔豹古今注曰鯨海魚也大者

長千里其雌曰鮠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為明月珠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珠即鯨魚目瞳夜可以鑿謂之夜光曹毗觀濤賦曰日落為明月之珠裴氏廣州記曰鯨鮠目即明月珠故曰東海死不見有目晴唐書開元七年大拂涅鞋鞞獻鯨魚睛

南海魚革珠璣大貝注魚革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為

貨王莽時亦然

疏證曰詩采薇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正義曰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山海經曰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郭璞注鮫背上有甲朱文尾長三四尺皮可以飾刀劍口說文魚部鮫魚也皮可以飾刀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海中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又南越記曰鰭魚其鰓鱗皮有珠皮可以飾刀劍口皆與鄭注義合又案說文玉部珠蚌中陰精也璣珠不圓者管子曰珠起於赤野鄒子曰珠生於南海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爾雅

釋魚貝大者鮐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二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西海魚骨魚幹魚脅注魚幹魚脅未聞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

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口口

疏證曰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斑魚頭中有石出北海又郭義恭廣志曰斑魚頭中有玉石如珠璣嶺表錄異曰石首魚腦有二石子如蕎麥粒瑩白如玉出瑱如鄭注義蓋卽今之水母路史後紀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骨幹脅北海魚石魚劍出瑱擊閭不明引大傳蓋本傳文羅氏說之曰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劍者與魚革脇皆以飾小車纏兵室羽葆者出瑱如凝膏浮水上擊閭如鮐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閭似隃冠隃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閭爲射器鄉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妄

河魴注魴當作鼃鼃狀如鼈而大月令季夏命漁師伐鮫取鼃登

龜取鼃也江鱣注鱣當作鼃鼃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鱣或為

鱣鱣也

疏證曰此鱣與魴龜為類當是鼃而非鱣周書王會解會稽以鼃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孔傳尺二寸曰大龜史記龜策傳曰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髯長尺二寸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褚先生曰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

五湖元唐注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元唐未聞鉅野菱注鉅野大

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菱芰

疏證曰爾雅釋艸菱厥攬郭注今水中芰也周書曰冬食菱藕周禮邊人加邊之實菱廣志曰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

凶年以菱為蔬

鉅定羸注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羸蝸牛也

疏證曰古羸蝸不分非今所謂蝸牛周禮鼈人祭祀供廬羸蝼以授鹽人國語大夫種曰今民大荒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三國魏志注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濟中詹諸注詹諸鼃也

疏證曰詹諸卽蟾蜍爾雅釋魚鼃鼃鼃蟾諸郭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在水者鼃郭注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古蛙與蟾蜍亦不分別漢書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鼃是古人食鼃且薦宗廟鄭君注周禮曰今御所食鼃

孟諸靈龜注孟諸宋敷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

疏證曰爾雅釋魚二曰靈龜郭注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又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卽今背蟠龜一名靈蟠能鳴

降谷元玉注降讀如厖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

疏證曰禮記玉藻公侯佩山元玉中侯曰湯沈璧於洛黑鳥墮魚止化爲黑玉王逸正部論曰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

鍾繇書同

大都鯁魚魚刀注大都明都鯁魚今江南以為鮑魚刀魚兵如刀者

也

疏證曰爾雅釋魚鯁鱖刀郭注今之鯿魚也亦呼為刀魚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鯿魚郭注鯿魚狹薄而長鬚一名刀魚太湖中饒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倒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潭又臨海水土記曰鉛刀魚似鯿今江淮有刀魚土人以為珍味路史後紀大都鯁魚魚刀河蜃江鱣五湖元唐鉅野之芰鉅定之羸治中瞻諸孟諸九江大龜降谷元玉歲咸會於尚方以俟其工之需蓋亦本傳文

咸會於中國注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夏成五服以下傳注並見玉海王會解注後

又初學記政理部三御覽七百六十六襍物部一九百四十七蟲豸部四九百七十五果部十二禮書五十一爾雅翼卷三十錦繡

萬花谷後集卷十
八困學紀聞二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

禹貢合注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疏證曰禹貢揚州史記夏本紀作齒革羽毛正義曰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以為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旄故尚書曰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此牛也漢書地理志亦作齒革羽毛師古曰羽旄謂眾鳥之羽可為旄者也據張守節顏師古之說史漢正文本當作旄史漢於荊州皆作羽旄可證由淺人改之參差不一也大傳亦當作旄

文皮千合

史記貨殖傳索隱

疏證曰爾雅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斥山之文皮焉郭注曰虎豹之屬皮有縵綵

白羽之矰

路史疏仡紀高辛

疏證曰國語曰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韓詩外傳曰得白羽如月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

史記夏本紀集解

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

嵩山也

白虎通巡守篇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狝狝功德也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為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為華山者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為恒山者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高高者言其高大也下引此傳云云爾雅釋山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說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恒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嵩廣雅釋山曰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恒山外方謂之嵩高响嶠謂之衡山以霍山列太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為南嶽皆同大傳之說

江河淮濟為四瀆

白虎通巡守風俗通山澤第十謹案尚書大傳禮三正記

疏證曰爾雅釋水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史記引古文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東為江北為濟南為淮西為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說苑曰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風俗通山澤篇引此傳及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曰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

齊其度量也白虎通巡守篇曰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釋名釋水曰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也瀆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江河淮濟為四瀆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為扶

類聚卷一天部上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後漢書章帝紀御覽卷八卷十天部又事類賦三

疏證曰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風俗通正失篇文同何氏解詁曰側手為膚案指為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亦作扶寸矣注云四指為扶者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鋪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為扶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

百川趨於東海文選郭有道碑文注又吳都賦海賦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又長歌行注作百川赴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藝文類聚卷八水部御覽五十

八地部二十三又白帖水記纂淵海注准度也原本玉篇水部

卷一水藝文引無遠字記纂引無道字引引傳文準亦

疏證曰周禮輪人為輪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匠人建國水

地以縣又管子論水曰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漢志曰繩直生準

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韋昭注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白虎

通五行篇曰水之為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說文水部廣

雅釋言皆曰水準也釋名釋天曰水準也準平物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所視者

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禮記王制正義引夏傳

義引注又風俗通山澤第十引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禮書

子男大小為差注所視者三字據書疏增又禮書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視其牲器

之數正義引此傳及注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飨五牢饗禮

九獻豆四十俟伯饗餼七牢飨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

男饗餼五牢飨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

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
獻察謂祭四望山川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玉制云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
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
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
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
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
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
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侯錫瑞案孔疏極詳明
然據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云云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
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正義曰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
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依鄭
孔之說則五等始於周所增立夏殷皆無五等之制而王制正
義又曰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
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

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
 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
 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
 又不可用也據此則孔穎達亦以為虞夏有五等之爵今以經
 義斷之禹貢曰二百里男邦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賧賧賧
義國男在則夏殷有男爵尚書有箕子微子則殷有子爵鄭謂周
 立五等增以子男蓋未可據所謂合伯子男為一者殷爵雖有
 五等而伯子男不分高下則名五而實三與周之截然分為五
 等者不同而合伯子男為一鄭何說又少異鄭君云皆從伯何
 劭公云皆從子則伯與子亦微有差降故夏傳以此為差也說
 苑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
 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
 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
 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
 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與傳義合

禹奠南方霍山注謂奠祭也

兩漢刊誤補遺引夏傳曰

疏證曰爾雅釋山霍山為南嶽郭注即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
 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孫星衍云緯書

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五嶽卽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則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覲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今攷孫說甚塙說苑白虎通說文廣雅皆與大傳義合已見前又水經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濳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大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亦同大傳之說而論者猶以爲是漢人書皆據漢制而言今攷得一古義可爲塙證楚辭天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泰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泰伯逃荆蠻非楚地是吳地屈子所云南嶽必非衡山乃是霍山此文塙在漢武之先足證以霍山爲南嶽不始於漢爾雅亦非漢人所附益矣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水經汾水注六

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

言溼也

御覽五十七地部二十三原本玉篇引作隰隰言溼也

下溼曰隰

毛詩隰桑正義引夏傳曰順流

而不曰沿

事類賦七引書大傳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爾雅釋地曰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窵下常沮洳名為隰也釋名

曰下溼曰隰隰蟄也蟄溼意也史記夏本紀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蓋本大傳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遊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

境

路史國名紀八

疏證曰春秋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氏公羊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賈子新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

里惟民所止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疏證曰通典禮十五引子思之言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又引王制造於禰曰造於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告祖廟禮互見卷一古者巡守一條

夏傳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注周禮天子六

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

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

以爲稱

傳注並見周禮地官序官疏又匠人疏引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又大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

馬司徒
司空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月令命太尉正義云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又五經異義疏證曰以序言

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
 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
 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
 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
 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大司馬先大
 司徒也錫瑞案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
 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
 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慎謹案
 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
 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是許氏以古說為周
 制今說為前代制鄭駁無攷月令疏引鄭注書傳以三公領九
 卿為夏制則亦必以古文說為周制其於許氏無駁可知而此
 注云一公兼二卿則與大傳不合今文家說皆謂古者祇有三
 公九卿而無六卿六卿自是周制若一公兼二卿乃周大國三
 卿之制公羊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注云天
 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
 司空皆卿官也又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
 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
 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禮

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據此諸說一公兼二卿與周諸侯制合鄭以周制為夏制以諸侯之官為天子之官失之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

御覽二百七職官部

蠻夷滑夏寇賊奸宄

則責之司馬

御覽二百九職官部

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

空

御覽二百八職官部

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

考工記序工疏引夏

注傳

疏證曰鄭注云通職名無正官名此周官之三公非大傳之所謂三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山陵崩陷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公羊隱五年傳注引禮曰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漢書

百官公卿表曰或說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也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眾也重民眾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是今文說三公各有所主白虎通明言分職各主其一與古文說不以一職為官名者截然不同鄭以古文解今文失之

司馬在前

周禮序官疏引夏傳

疏證曰舜命九官有司空司徒而無司馬尚書中候握河紀曰舜為太尉春秋元命苞運斗樞合誠圖論語比考讖皆有太尉舜之文疑其時之三公以太尉合司空司徒為三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蓋舜以太尉攝政遂以即位未嘗以太尉授人故九官中亦無太尉至夏乃更大尉為司馬故伏生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列之夏傳秦漢以太尉名官蓋亦本

於古制漢武改太尉為大司馬則法夏之制也月令注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正義謂堯置之而三王不置其說近是御覽引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列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措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之證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

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

下者若此而已

御覽二百二職官部二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集傳集注三十二又藝文類聚四十五職官一引

至三元士佐之

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

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

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

十周三百六十為有所法

儀禮經傳集注三十二又御覽二百三引首三句

疏證曰鄭君此注推闡極明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
 成數也繁露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說苑君道篇湯
 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臣
 術篇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
 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
 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
 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
 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
 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天有三光然後能徧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終
 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官下應十二子公羊桓八年傳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引元命苞曰立
 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
 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注此言天子
 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

子考工疏引援神契曰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慎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大義引春秋合誠圖曰天不獨立陰陽俱動扶佐立緒合於二六以三爲舉故三能六星兩兩而比以爲三公三三而九陽精起故北斗九星以爲九卿三九二十七故有攝提少微司空執法五諸侯其星二十七以爲大夫九九八十一故內列陪衛閣道郎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爲元士凡有百二十官下應十二月數之經緯皆五精流氣以立官廷此皆今文家說與大傳義合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

路史後紀陶唐注

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大

傳夏書注又禮記曲禮下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路史引此條爲夏書注則是注說有虞之官制如此也上條引舜攝時堯之官制當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傳此篇當是說甘誓乃召六卿之文錫瑞案甘誓六卿乃六軍之將非周官之六卿周官所謂軍將皆命卿亦是六軍之將非

天官冢宰等六卿也冢宰尊於司馬不應屬於司馬且六卿皆出冢宰六人無一人留守誰與守國故知周時六軍之將亦必非冢宰六卿若周以前止有三公九卿今文家說可據舜命九官並無司馬當時若有其官不應命官獨闕漢人言為司馬者有稷有契有益恐此數人為司馬皆在夏時然夏之司馬是三公又非六卿馬鄭強引周官以證唐虞又以甘誓六卿為周禮六卿說皆非是陳氏謂上條當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傳亦未必然姑仍之俟攷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為之築官有三尺注官當為宮

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

有三尺七尺曰仞

陳壽祺曰毛詩瞻卬正義引此傳注云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

棘牆而

外閉之大昕之朝注季春朔日之朝也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

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注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纁三盆手

注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

毛詩瞻卬正義分引傳注云尚書夏傳文又齊民

要術卷五節引傳首三句大昕之

朝二句儀禮鄉射記疏引注

疏證曰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正義曰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

殷傳

陳壽祺曰周禮考工記輿人疏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毛詩文王序正義路史後紀十四困學紀聞卷二並引殷傳

帝告

困學紀聞卷二云殷傳有帝告篇玉海卷三十七

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考工記輿人疏引殷傳

不得乘朱軒注軒輿

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文選別賦注又張景陽詠史詩注顏延年曲水詩序注褚淵碑文注安陸

昭王碑

古書昭王碑文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注如今窗車也

文選七發劇秦美新注

不得衣繡

廣韻四十九宥繡字注太平御覽布帛部二

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

公羊隱元年疏

衣布帛

路史後紀十一注

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輪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此文在殷傳無疑今並錄以補書傳之闕逸錫

瑞案此傳解帝告之施章乃服明上下與虞夏傳解皋陶謨之車服以庸大旨畧同蓋成湯之令亦本古制孫星衍今古文疏引此傳以解皋陶謨之車服以庸義尚未諦也大傳說古有命

民命士未命爲士
謂非命民命士也

湯誓

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相和而歌

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

注惟見釋史十四

亳亦大矣故伊

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

兮吾大命格兮

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

桀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

乃亡矣

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引伏書又蘇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

注見文選是西征賦注

覽不重盍歸於毫句又藝文御覽並無備然歎三字今依路史增

日有亡哉四字惟見文選西征賦注史記殷本紀集解據增

藝文類聚十二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覽無注

吾謂桀也四字通鑑前編夏桀四十歲引新序注云大傳與此

大同

小異

疏證曰新序刺奢篇曰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

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矣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解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

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帝王世紀曰伊

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憫然折啞

然笑曰子又祇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皆

本大傳之文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

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鄭用大傳義以時日曷喪二句為桀之言史記殷本紀曰是日

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引大傳文釋之楊雄荊州牧箴云至

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與大傳

義同古亳與薄通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

下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皆作薄字湯始居之
亳在今商州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鄭云契本封
商國在太華之陽然則從先王居蓋從契所居之商史記六國
表序曰湯起於亳以爲收功西北之證尚書中候雒子命篇曰
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倉帝得
書處今商州地是亳卽商州無疑蓋卽位乃都偃師仍以亳之
名名之商時天子之都稱亳猶周時天子之都稱京後儒不
審乃謂湯始居之亳卽是偃師皇甫謐又以爲穀熟皆非是

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
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

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御覽八十三
皇王部八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
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
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

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御覽八十
三皇王部

疏證曰逸周書殷祝解曰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
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
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
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
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殘何必君
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
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
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
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之
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
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
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
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
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
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逸周書與大
傳說同而較詳觀此可見湯雖放伐猶有揖讓遺意湯放桀尚
未即位則伐桀必未稱王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
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為王

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然則商尚質故先伐而後稱王史記殷本紀於作湯誓後乃云號曰武王可證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亦本大傳之義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故爾窮其近也梁

讀爲掠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殷傳陳壽祺案日傳及注故字有誤

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

御覽八十三

皇王部八

疏證曰故當讀爲錮故與固通論語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國語越語道固然乎皇疏韋注皆云固故也禮記哀公問固民是盡注固猶故也儀禮士昏禮記敢固以請燕禮寡君固日不腆注皆日固如故也儀禮士相見禮固請吾子之就家也又敢固辭禮記少儀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皆日固如故也固又與錮通文選求通親親表禁固明時注日錮與固通然則故可通固即可通錮左氏成二年傳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日禁錮勿令仕禁錮卽孟子極之於其所往之義故鄭訓故爲窮正以錮是窮極之義也陳氏以傳注故字爲誤蓋未得其解尚書中候雒予命日夏桀無道殺關龍逢滅皇圖壞歷綱殘賊天下賢人逃

日傷帝命驗曰夏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麻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暴易不事祖宗大戴禮少閒篇曰桀不牽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憮焉幾亡皆錮爾掠遠之事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

北堂書鈔十帝王部來遠

漢南諸

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路史後紀夏后紀下

疏證曰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天下非一湯文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大戴禮少閒篇曰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則嫌於死正言湯被囚之事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鄰國繯負歸德帝于世紀曰夏桀無道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世紀所言國數過多疑皇甫謐以意增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

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左傳襄十年正義

疏證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釋之云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詞悅於上帝鬼神尸子曰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當此之時絃歌舞者禁之呂氏春秋季秋紀曰昔殷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民悅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為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公孫宏對策曰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京房列對災異曰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為牲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

言五年帝王世紀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慾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曰唯子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眾說皆與大傳合皇甫謐兼采眾說其文最詳引論語亦引墨子其所據論語有履字與鄭本不同以萬方有罪等語為禱雨詞與偽古文尚書亦不盡合

景亳之命費昌為御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

疏證曰論衡曰桀無道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殷果克隆

殷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

疏證曰此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至罔有
逸言之義父言老成人之言應言從上如響斯應者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
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
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
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路史國名紀四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詩外傳與此同錫瑞案韓詩外傳云五十
里諸侯以十里較大傳所言少五里陳喬樞云以百里七十里
例之采地皆遞減十里韓詩外傳是也大傳五十里諸侯以十
五里五蓋衍字今考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
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董子分別三十里二十里十
五里正與大傳文合則大傳文不誤韓詩外傳或脫五字陳說
非是又案如董子義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
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為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
里之國其後為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為稱人
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適合董子與伏生

之言可互相發明附庸亦有五廟見春秋紀季入鄆公羊傳蓋子孫有罪黜而猶使爲附庸得有五廟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繼絕之義也御覽引古今表臣記曰夫爲諸侯始受封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菜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菜地五十里之諸侯以十里爲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數與大傳不合恐誤

高宗彤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

丙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藝文類聚鳥部太平

御覽九百十七羽族部四又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又論衡是應篇祖已作祖乙又後漢書郎顛傳注記纂淵海六十六又稽瑞引作有雉飛昇而雒辨髮重譯者六國餘同

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注

彤日尚書篇名

御覽

皇王部八 後
漢書鄧顓傳注

疏證曰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
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云云武丁修政
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漢書五行志書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而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劉向以爲雉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
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
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
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
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
降用章於下者也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
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祖已曰遠方君子始有至者祖
已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又異虛篇曰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
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
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
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
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

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朝諸侯而年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蜚雉升鼎而雒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據王仲任說雉桑穀吉凶最詳仲任不信祥異故其言如此漢人以桑穀爲高宗時事蓋本大傳之義大傳以雉雉爲吉桑穀爲凶漢人多以雉雉亦爲凶史記漢志杜欽杜鄴孔光諸傳可證仲任云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蓋謂其與大傳所載祖已之言不同也仲任從祖已之言是以大傳爲信不從當時尚書家說又推其義謂桑穀亦善物象遠方之士立於朝說亦可通蓋吉凶由人古人特因變致警

而書其事以爲勸戒不必疑大傳與尚書不合也

武丁之時

外紀卷二此句上有成湯之後四字下有王道虧三桑字困學紀聞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

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注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

兩手也

注上六字又見史記殷本紀集解生七日以下十一字惟見尚書咸義正義

武丁召其相而問

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注此

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為草妖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

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

朝者六國注九州之外國也

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引傳注惟無注生七日以下十一字尚書

咸又正義引七日大拱四字又漢書五行志引傳俱生於朝二句

又外紀卷二記纂淵海卷六十六朕兆又史記殷本紀集解索隱

並節引又釋史十七引重

譯上有三年之後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劉恕曰據伏生劉向以武丁有桑穀而

向著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廷

比旦而大拱韓詩外傳三日而大拱皆與書序不同壽祺案尚

書咸義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為大戊事鄭注所引劉氏說乃

劉向五行傳論語見漢書五行志錫瑞案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是今文而亦載桑穀於大戊時封禪書又載之是今古文說同非古文說桑穀在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爲大戊又以爲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所引亦以爲武丁論衡感類順鼓篇以桑穀爲大戊異虛篇又以爲武丁子政仲任皆習今文說以大戊武丁皆有桑穀之事君道篇曰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又敬慎篇曰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者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

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
應也論衡異虛篇說見前

西伯戡者

陳壽祺曰尚書音義黎尚書大傳作者外紀卷二西伯勝黎伏
生司馬遷作者路史國名紀卷一大傳作西伯戡者卷六云大
傳作戡者漢藝文志考證卷
一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戡者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

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

聖賢羣輔錄
引尚書大傳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

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

初學記武部漁御覽八百三十四資
產十四 又白帖溪御覽六十七地

部十

注

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注見
開元

占經器服休咎占篇引傳呂望作呂尚下多
鈞字拜之無之字尚父作尚刻作剡周作姬

疏證曰陳壽祺曰鈞璜事與尚書中候同錫瑞案史記齊世家
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尚書中候維師謀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
溪之水呂尚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乃今見光景於

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
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鈞報在齊注曰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

書命之雜授金鈞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
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尚名也變名為望旌理也稽瑞

引中候更有昌用起發遵題五百世姜呂霸世遵姬攜數句宋
書符瑞志與中候文同是古說以為太公本名尚不名望後乃

更名望也又御覽引雜書靈準聽曰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鈞涯
王下趨拜曰公望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答曰望鈞得玉璜刻

曰姬受命呂佐旌遂置車左王躬執驅號曰師尚父注呂氏尚
名急見也公乎我相望七年言久也尊之辭斯此也半璧曰璜

鈞得魚中有璜受天命為天子呂佐旌理之也說苑曰呂望
鈞于渭渚得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亦與大傳畧同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

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

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閒田

文選西征賦注 又毛詩縣正義通鑑前編舉要紂十四祀

疏證曰縣毛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

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

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

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

義曰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又曰家語書

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正義引家語

不足據毛傳與伏傳同可據也說苑君道篇亦與傳文大同史

記見下文引正義引括地志云

閒田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

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

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 正義又引鄭元尚書注據書傳

為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

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詩文王序正

義引殷傳云西伯得四友
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

疏證曰陳壽祺曰于他書並引作邢從史記集解徐廣引改正

據毛詩文王序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兩引殷傳言獻寶後

克者事則左傳正義引此條即殷傳文無疑而毛詩文王序疏

引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云云稱尚書周傳禮記正義先

引書傳云五年伐者後引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

云云是周傳別有受命一年以下之文也錫瑞案史記周本紀

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

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

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

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

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

伯崩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

崩訛伶林史公以囚羑里在受命之前又據魯詩說受命之年

稱王皆與大傳不合文王正義曰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

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

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

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

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序未可
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
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
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
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
王而出伐黎其言旣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戎之後乃被
囚得釋乃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已前卽已稱王
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
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
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
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
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
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
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
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
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
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據孔疏推鄭義以申大傳說最詳覈
當從大傳爲正大戴禮少間篇曰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
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

亦以受命在
伐崇之後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年伐崇

則稱王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殷傳云

疏證曰詩推度災曰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繁露郊祭篇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又曰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文王正義曰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

既伐于宓詩考詩異字異義

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

美里獻寶以免文王毛詩縣正義引書傳又文王序正義引書傳遂與三子作四子餘同兩漢刊誤補遺閔天

下作學於太公望遂
見西伯昌於羨里

疏證曰訟誦古通用史記呂后本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高后紀作未敢誦言誅之是訟誦古通之證學訟謂學訟說之事楚辭九辨自壓案而學誦王逸注云弭情定志吟詩禮也叔師以學誦為吟詩禮即此傳學訟之義非太公如鄧析之教訟也

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為賢人遂

酌酒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

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四十七又六十二飯食部二十

藝文類聚七十二食物部不重太公二字知字下多三子之三字少除為師學之禮句又公羊疏引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酌酒切脯在太公除師學之禮上

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

子遂見西伯於羨里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為

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釋史十九

太公之姜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

六字又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注爾雅翼卷十
八引作驄身朱髦此下有除凡取九六焉六字

疏證曰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
吉壇良一作乘之壽千歲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驪戎故城在雍

州新豐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駿馬赤鬣縞身
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六韜曰文王囚於姜里散宜生至犬

戎得文馬九六獻紂免西伯之難案
六韜云九六與爾雅翼所引傳合

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注翰毛之長大者

注見文選羽獵賦檄
吳將校部曲注又藝

文類聚祥瑞部
下作長毛也

疏證曰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元貉祭於河宗六韜
曰周文王拘姜里散宜生之宛懷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

之難

之於陵氏取怪獸

陳壽祺曰吳中本取怪獸下有犬不辟虎狼聞
六字傳文無騶字注有聞大也虞蓋騶虞也八

字

尾倍其身名曰騶虞

八字見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錫瑞

疏證曰山海經說騶虞如虎五色畢具白尾長於身周書王會詩毛傳皆曰白虎黑文說文陸機皆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

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注虞蓋騶虞

兩漢刊誤補遺卷七

疏證曰兩漢刊誤補遺曰今攷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又曰建章之獸長卿從大傳謂之騶虞大傳乃是景帝世伏生所傳

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注渠車罔也

注見文選

江賦注引鄭元曰

疏證曰姜女疑美女之誤書顧命正義引書傳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云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於羨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

浦有大貝百馮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羸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吐大貝御覽引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弱泉為五帝瑤器也得拘奚何貝大如輪為文王壽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於昭陽觀以消毒霧唐書曰拂菻國有大貝如車渠

貝自江出大若車渠文王拘羸里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車渠

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稽瑞引尚書大傳

陳於紂之廷紂出覓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

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見釋史十九引此三十字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

遂遣西伯伐崇自太公之御覽八百七珍寶部六又御覽八百九十

獸部二又尚書顧命正義儀禮士喪禮貝三實于筭疏周禮天府疏藝文類聚八十四寶玉部下九十九祥瑞部下文選江賦注爾

雅翼十八路史餘論五夢溪筆談二十二記纂淵海四均節引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珍寶部獸部引此文之上並有文王囚於

姜里
六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六韜亦說散宜生等獻寶事與此小異錫瑞
案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山
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紂以免文王史記周本
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
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
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亦與大傳小異
且以被囚在
三伐之前

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四友

玉海
官制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懿子曰

夫子亦有四鄰乎

釋史九
十五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

非奔輶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

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有四友以

禦侮

毛詩縣正義 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孔子曰至是非禦侮邪 止疏附疏作胥奔走走作輶今依改四與字皆作邪又世說

新語卷五品藻注引與後漢書注同孔子集語卷下引全與亦作邪門作耳又玉海官制人物釋史九十五引至是非禦侮與止又

御覽三百六十六人事七節引門亦作耳又小學紺珠節引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周書與此畧同

疏證曰大傳以大公望與閔散南宮為四友又為四鄰又為四

臣君夷則有太顛而無太公蓋古說以太公望即以太顛方言

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顛上也古人名字相配尚與上通疑太公

本名尚而字顛後因文王之言乃改名望改名或並改字故太

公又字牙君夷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公太顛為二

人耳太公之功在閔散南宮之上不應周公舉修和有夏之臣

獨不及太公伏生之言蓋得其實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

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迺

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叔皮舉周初諸臣獨無太公蓋以

大顛即太公史記漢書皆有太顛又有太公亦誤分之耳吳

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
宜生南宮适闕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羨里故孔子曰
文王得四臣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
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誤與表同吳氏引大傳以太公太顛爲一人其說蓋非無據又
案詩緜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
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
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
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适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
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
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
矣引書傳說孔子曰云云曰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
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
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
言不獨指彼四人也據孔疏引鄭注所云詩傳說乃魯齊韓三
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此詩傳明以疏附奔走先後
禦侮爲四臣正與大傳之說相符楚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
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

作雅聲文選魏都賦辨亡論下注歌曰麥秀蘄蘄兮禾黍颯颯彼狡童兮不我

好兮文選思舊賦注狡童謂紂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鄭元曰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颯颯也此故父母

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

仇學齋佔畢卷二又能改齋漫錄卷七引朝周上多將字故墟上多之字颯作颯餘同

疏證曰史繩祖云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句惟書傳序與歌蘄蘄颯颯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

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

抵牾耳吳曾云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蘄兮烏華翼非也余按尚書大傳云云鮫見蓋宋

玉笛賦亦本此耳蘄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蘄蘄二字不同何也蘄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颯油序歌亦不同

陳壽祺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黍禾颯颯於韻不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韻禮記

樂記正義引黍禾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曲阜孔廣林說錫瑞案陳氏謂當作油油是也而謂油油與仇協韻則不必然不我好仇語近不辭史記作油油下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與詩狡童篇句法正同當從史記之文爲正古平上去三聲通用蕭肴豪與尤同部如彤弓篇首章藏貺饗爲韻此三聲通用之證末章好酬爲韻此蕭肴豪尤同部之證遵大路手執好爲韻亦其證也此當以好字與油字爲韻學齋佔畢作好仇蓋疑好與油韻不協而妄改之不可據吳曾能改齋漫錄陳氏未及引吳氏疑序歌蘄漸蠅油皆不同其理亦不可曉

周傳

大誓

陳壽祺曰洛誥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然則今文周書首大誓也

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四月周四月也發

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乃告於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

以定厥功明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

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御覽百四十六 皇親部十二

五朝白魚入舟

疏證曰陳壽祺曰亢才史記周本紀作信哉才哉古通用同年

王大禮伯申云亢乃允字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改經文故為

信也錫瑞案御覽引中候及注同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太

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

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徒司馬

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

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

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

曰按文云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

星也二說不同案古不墓祭且伯夷列傳曰父死不葬不葬不

得有墓索隱本之後漢書蘇竟傳以為畢星其說近是武王稱

太子者白虎通爵篇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

升於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詩疏引
中候我應曰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
告遵朕稱王御覽引中候曰日修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
又引中候合符后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注
云武王以天誅未行謙不自稱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稱王又
曰子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注云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
命武王我終之後恒稱太子者明慎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
薨稱太子未葬稱子已葬稱公今踰年稱太子者父業未成不
敢自專之意與大傳史記合云左右小子者左右即史記所云
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左右王師大傳周傳有太子以為左右之
文武王時稱太子故云左右小子也先公史記作先功古功公
通用文王已稱王不應稱先公當以先功義為正也又案楚辭
天問曰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注曰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曰休哉
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據王注則此
傳下當有周公曰雖休勿休句御覽所引未備耳

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

尚書孔序正義卷一引書傳有八
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

與大誓同

如既飲夫肺之數太子慈共效中齋白魚入舟世王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雙躍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注鱗介之物兵象

也白者殷家之正言殷以兵衆與也

稽瑞引傳及注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渡於孟津太子發升於舟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於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又曰姬發遵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王燔以告天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璇璣鈴曰武王得兵謀鈴謀東觀白魚入舟符取魚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討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漢書終軍傳白鱗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是時大誓未出所引或即大傳文也史記集解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疏引大誓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注云得魚瑞而稱王蓋本於中候河洛復告遵朕稱王之義

武王伐紂觀兵於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鳥三足

御覽百八十一居處

九部

疏證曰尚書緯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是謂此火卽燎魚之火與大誓注燎後五日有火之說不同也元命苞曰火流爲鳥鳥孝鳥陽精天意鳥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史記集解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鄭元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又案鳥或作鵬與大傳不同索隱曰案今文泰誓流爲鵬錫瑞案小司馬據僞孔本爲古文故以古大誓爲今文不知古大誓又有今古文之分段玉裁云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作鳥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鵬此孔壁中本也馬融曰鵬驚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鵬當爲雅鳥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鵬與雅形畧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鳥也段分別今古文甚明然伏生與董子史公皆在漢初未嘗見後出之大誓蓋伏生所據之本自作鳥耳春秋元命苞曰赤鳥陽之精也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鳥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貪天而重民則赤鳥至

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

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下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類

相勸篇引

尚書傳言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

俱來赤鳥成文雀書之福鳥以穀俱來云記后稷之德注云五

至猶五來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鳥俱應周尚赤故言

成文也后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詩疏引大誓云至

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

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

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

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色穀記后

稷之德又禮記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

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蓋

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鄭注大誓極詳可以補此傳之注又漢

書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董子所云復哉即大傳

所云茂哉茂者懋勉之義傳所謂恐恃之也復茂同在古音第

三部故得通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其說非是

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禮記祭統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正義云舞莫重於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錫瑞案國語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曰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漢書律歷志曰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皆為亞亞次也

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傳十七字惡仍作亞儀禮經傳

通解續因事之祭卷二十六上引傳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肆師疏曰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

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錫瑞案鼓鐘亞者左
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國語晉語曰宋人殺昭公
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
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伐備鐘鼓聲
其罪也鳴鐘鼓以至於宋然則聲罪致伐必用鐘鼓武王以鐘
鼓聲紂之罪故曰伐紂矣觀臺亞者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
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爲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
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
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通義言觀臺制度甚備此載
於軍中者或不盡同國中制度也將舟亞宗廟亞者周禮大司
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
歸於廟與社是社主廟主並載以行故甘誓有賞于祖戮于社
之文左定四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亦言載社
主事載遷主詳見前唐傳古者行軍無不載遷主之事史記云
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楚辭天問有載尸集戰之文王逸注
以尸爲主此別是一事書古微謂宗廟卽文王木主非也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愾前歌後舞注愾喜也衆大

喜前歌後舞也

御覽四百六十七人部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
師無前字此句六字又見周禮大司馬注又御覽

五百七十四
樂部十二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賈疏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事隸釋魏大饗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康之德拊譟與鼗譟同文選二十一秋胡詩注引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後漢書杜詩傳士卒鳧藻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錢詹事大昕廿二史考異曰鳧藻卽鼗譟也王逸楚辭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謹呼惠徵君棟後漢書補注曰鼗譟漢人讀爲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杜詩劉陶傳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於藻非尚書之義也壽祺謂鼗譟鳧藻字別而聲義同此或歐陽夏侯之異李賢後漢書注言如鳧之戲於藻所謂望文生義差之遠矣蔡邕集上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臣等不勝踊躍鳧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鳧藻此亦均本大傳用爲謹呼之義矣顏延年秋胡詩鳧藻馳日成似與李賢注同意亦失之又案藝文類聚引樂緯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是書傳所說伐紂之事也錫瑞案詩疏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白虎通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

蓋本大傳文逮師或引作還師誤師乃惱說文引周書曰師乃
搯此壁中本與傳用今文不同也後漢書曰板楯蠻俗喜歌舞
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
也華陽國志曰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
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
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丕天之

大律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

唐律疏義卷一又翻譯名義集卷九

陳壽祺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是此五字乃古文大誓詞而大傳載之也

大戰篇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

賀乎武王

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至此與作伐牧之野無之字魚作如乎作于王下有也字

紂死武王皇

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

人者兼其屋上之烏

此句又引見毛詩名物解八

不愛人者及其肯餘注肯餘

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

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

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

後漢書申屠剛傳引

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新惟仁之親

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

女

又引見後漢書郎顛傳注

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於生

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

散之况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

通鑑前編

武王十三年引全

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土之烏注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

纂淵海又引憎人者惡其胥餘

與典與今文不同也